



扫描二维码下载“掌上宝鸡”，  
查看更多精彩！

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

## 情真意切

爱军一进入母亲的房子，马上就闻到一种怪味，那是老人身上特有的味道。爱军对这种味道不陌生，他去同学、战友家看望老人，特别是那些长年卧床不起的老人，绝大多数都有这种味道。

尚武照顾痴呆瘫痪的母亲，很有规律，不论自己再劳累再困乏，天热时基本上是一天一洗，天冷时基本上是三四天一洗，不曾间断，所以母亲身上一点味道都没有。这一点，不仅爱军特别钦佩，就连左邻右舍都是赞不绝口，尚武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“久病床前也有孝子”。

爱军问尚武：“哥，是不是有几天没给妈洗澡了？”尚武很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，解释说：“都怪我，我骑摩托被人追尾了，腿受伤了。”他又很快补充说：“今天第六天了，我感觉差不多了，今晚我就给妈洗澡。”爱军突然间反应过来，尚武走路是有点不正常。

爱军逼着尚武提起裤腿，左小腿明显肿胀，下半部包着厚厚的纱布，渗出的血丝清晰可见。爱军很心疼，他知道尚武受了很多罪，不仅是肉体的，还有精神上的。

吃过晚饭，爱军开始给母亲洗澡，一句“难道我不是儿子”把抢着给母亲洗澡的尚武顶了回去。让爱军没有想到的是，当他给母亲洗完澡，尚武竟然取来剪发工具在卫生间给母亲剪起了头发，还显摆地说：“让你看看我的手艺。”看那像模像样的架势，显然不是一朝一夕之功。尚武剪完后，爱军将母亲身上的碎发擦干净推了出来，尚武一边拿着镜子让母亲照，一边扮着鬼脸逗母亲，母亲突然咧嘴笑了，看到母亲笑，两兄弟也忍不住咧嘴对笑了起来。

爱军本想值夜班，但尚武死活不同意，说爱军大老远回来，旅途奔波已经很辛苦了。爱军没躺下时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躺下后却辗转反侧无法入睡，他想起了很多往事。

小时候，尚武的性格比较执拗，遇事不低头，而爱军的性格比较随和，啥事好商量。所以尚武没少被父母呵斥，甚至狠揍，加之尚武的学习成绩不是太好，这无疑是在雪上加霜，导致尚武在父母眼中就是不成器，以至于多次在故旧亲朋前说出指望不上这样的气话。可是现实情况呢，父亲走，是尚武没日没夜跑前跑后送走的，母亲这个样子，也是尚武在寸步不离精心照顾。这是多么奇幻的现状，觉得指望不上的，恰恰背负了养老送终的全部责任，觉得能指望上的，却远在千里之外。

爱军每次休假探亲，总要给母亲带些小东西，比如收音机、保温杯、牛角梳、加绒帽……开始母亲特别高兴，甚至在邻里间炫耀。可是后来，不知怎的，情绪就不高了，爱军还以为自己没有买到点子上。

周末，在家翻箱倒柜找东西时，在一个包袱里翻出了儿子小时候的棉衣裤。棉衣裤是他姥姥在孩子满月的时候一针一线做的，本来想着在孩子一两岁的时候再穿，可是，因为家里亲戚给孩子买了更加柔软的保暖衣，所以这身棉衣裤被搁置了起来。摸着这身棉衣裤，我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和哥哥都在村里上小学。记忆中，那些年的冬天似乎格外冷。晚上躺在热炕上，身子底下暖乎乎的，露在外面的脸和鼻子却冻得受不了，我就常常将脑袋藏在被窝里。那个年代家家都穷，我们穿的衣服好多都是母亲自己做的。尤其是冬天，母亲早早买来新棉花和棉布，给我和哥哥量身缝制棉衣裤。我的是带着花朵的花布，哥哥的则是蓝色的布。新棉花又柔软又暖和，母亲做衣服的时候，我就像小麻雀一样围在跟前喳喳个不停。母亲不善画样子，就请来邻居，先在布

## 最真的亲情

◎高建成



母亲是一个很要强很利落的人，见不得家中一丁点脏乱。也说不上是什么时候，特别是父亲走后，爱军探亲时发现家里开始脏了乱了，而母亲却视而不见，像变了一个人。现在爱军都明白了，那是因为母亲老了，身子倦了。

从健壮到衰老，你说缓慢吧，它又很迅速，你说隐蔽吧，它又很明显，岁月其实每年、每月，甚至每天都在告诉人们，你正在走向衰老，可是多少人会在意、会警醒？年轻时的爱军，朝气蓬勃，精力旺盛，爱好丰富，工作之余，收集旧书籍、藏书票、连环画、酒瓶、火柴盒……就没有他不爱收集的，以至于部队小小的宿舍像个杂货铺。可是近年来，爱军除了读书、写作，其他都不感兴趣了，偶尔他也会问自己，我收集那些东西有什么用呢？人老了，就会对一切失去兴趣，因为无法和这个世界再进行互动了，想到这里，爱军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爱军又想到了尚武，作为弟弟，他非常了解尚武的性情，很真很直，不会绕弯弯，对未来很乐观很自信，充满了渴望和期待……这两年来，尚武变得沉默了，变得悲观了，更变得焦虑了，下了班一样骑摩托往家赶，去超市购物、去社区办事、去医院取药……都是打仗的节奏，他的生活里全是母亲。原来的尚武是多么意气风发、活力四射，今昔对比，不由感慨万千。

第二天，尚武不顾夜晚值班的疲劳，非拉着爱军唠嗑不可。尚武给爱军讲母亲房间的改造，比如为什么要安装摄像头，架设的点位如何，拍摄的角度如何，这样他不在母亲身边时就可以看到家中的一切；比如为什么要铺木地板，这样万一母亲从床上滚落下来，也

凉不着；比如为什么要加装暖气片，一共是多少片，可以保证室内温度始终是26摄氏度以上……尚武还考起了爱军，他指着正在晾晒的一床褥子上的黄渍问道：“你说说哪一片是妈尿的尿？哪一片是妈洒的水？”见爱军一头雾水，尚武得意地说：“硬的就是尿的尿，软的就是洒的水。我厉害吧？”爱军使劲地点头，泪水不断地涌出。

下午，母亲睡着了，负责看护的爱军其实也很困，为了打消睡意，他就在老房子里转悠，看看这瞧瞧那。在一个抽屉里他看到一个小白布袋，装的是什么呢？当他打开那一瞬，完全惊呆了，满满一布袋用五颜六色绳子编织的各种各样的挂饰，有的挂饰里面还包着过去的铜钱。母亲在痴呆前曾经在电话中给爱军说过，她用一些礼盒上的提绳给孙女编了很多好玩的东西。当时，爱军也没有在意，想着疫情结束后回去再说，母亲患病脑子糊涂后，他则彻底忘了这个事。现在这些东西突然出现在眼前，他的情绪怎么能不激荡？他多想给母亲说一声“谢谢”，然而没有机会了，有些机会过去了，就不会再来了。

给母亲喂过晚饭，尚武突然提议喝上一杯，总量控制，就当是给爱军送行。两兄弟坐在母亲床边，吃着当晚的剩菜，喝着不知啥时剩下的半瓶伊力老窖，边喝边聊起来。尚武说：“今年我本来可以去重庆的，单位给了一个疗养指标，如果去了重庆，就可以顺道去看你了。那样的话，我回来也有吹了。”爱军脱口而出：“那你怎么没去呢？”尚武侧面看了看母亲说：“你傻呀？我怎么走？”爱军为自己的鲁莽好生惭愧，小心地说：“等妈走了，你来成都定居吧！”尚武

听后脸上拉了下来，反问道：“你咒妈早死啊？净说混话。”

看到爱军尴尬，尚武安慰说：“逗你呢，别介意。”接着尚武平静地说道：“我有心理准备，我不怕，说不定我还能搞出一个纪录来。目前来看，妈活到九十肯定没问题。”这时，母亲突然要解手，而且是大的，尚武说爱军没经验，他亲自来。尚武首先把手自一体护理床放平，然后把母亲翻成侧躺，再往肛门里塞上“开塞露”，最后把母亲抱到坐便器上。做完这一切，尚武再次坐下，淡定地招呼爱军继续喝酒。一会儿母亲拉了出来，爱军问尚武：“哥，臭不臭？”尚武笑了：“我早都闻不到了。”“哥，我敬你！”两兄弟一饮而尽。

晚上爱军值班，想到这是在家最后一个晚上，爱军下决心一刻也不休息，全程陪护母亲，母亲怎么舒服怎么来。很奇怪，母亲也不睡，直勾勾地看着爱军，难道母亲知道天亮后爱军要走？爱军把椅子搬到母亲床边，靠床坐下，尽可能地缩小距离。爱军缓缓拉起母亲的手，仔细端详母亲的脸色，母亲衣服上一股清香飘入他的鼻孔，那是尚武用花露水给母亲洗衣服的缘故。“妈，你尿尿吗？”爱军一边轻声问母亲，一边期待母亲回答，这样，他就可以再抱母亲一次，可是母亲却含糊糊地说，爱军感觉好失望。

天大亮了，母亲睡着了，爱军要走了。他没有向母亲告别，其实母亲啥也不知道的，但是爱军是清醒的，他受不了，他真的受不了，清醒的人是最痛苦的。他回头望向家门的时候，尚武还没有进去，还在向他招手。以前他离开家返回部队时，都是母亲招手，现在是哥在向他招手。在爱军心里，尚武哥就是他心中的希望！

## 菊花三题

■王英涛

太常引·代菊拟

风翻柳浪泛春波，  
百卉竞婆娑。  
个个赛嫦娥。  
尽笑我、无花奈何！  
倏而一夜，  
秋风萧瑟，我自傲霜歌。  
环顾众婀娜，  
人道是、天心不讹！

立冬前一日见菊花

雨冷风寒秋欲尽，  
萧萧落叶满街衢。  
明知不日身将死，  
笑傲苍穹勇有余！

初雪中再探菊花

寒风刺骨雪欺身，  
色褪犹存一缕魂。  
沃土深根当自壮，  
来年簇簇染乾坤！

## 看雪

■刘伍军

在手机去天气预报看雪  
就像守在夜晚10点的公交站  
一次又一次望眼欲穿  
把希望寄托在耐心期盼

在夜半去窗口看雪  
不知是雪在人间还是在梦间  
或是因人到中年时常失眠  
不甘心这季节因缺憾而不圆满

在微信去朋友圈看雪  
北国风光千里冰封诗意万般  
摄影大赛精彩纷呈让人眼花缭乱  
东西南北赏景如世景观不完

在楼上去阳台看雪  
天地一色仿佛世间万物被染  
不知谁起早贪黑早已走得很远  
在白纸上留下脚印一串串

在城里去公园看雪  
到处是久违的欢呼雀跃和惊叹  
温室中不识炎凉的孩子  
终于懂得什么是季节的变换

在乡间去野外看雪  
村庄银装素裹沃野藏绿披棉  
父老乡亲们盼着游子凯旋  
共话乡村振兴迎丰年

## 故乡

■梁忠社

故乡的云是缥缈的  
故乡的风是暖暖的  
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 
故乡的门便缓缓打开  
让我沉浸在她的怀抱里  
尽情地吮吮她的乳汁  
在她的秀发里捉迷藏  
在她清清的河里抓鱼虾  
当我失魂落魄时  
她总是张开温柔的双臂  
将我紧紧拥抱  
为我擦去忧伤的泪痕  
可却又让我流下了一种叫作思念的泪水

## 母亲做的棉衣

◎夏至



上画好样子，她再用剪刀仔细裁剪，然后将厚厚的棉花铺在裁好的布料中间，一针一线缝起来。我最喜欢看母亲做衣服了，她低着头，不时用手将布料捏在一起，再用针密密地缝起来，有时候还要将针在头皮上划一下，我害怕地问她：“这是在干啥？不怕针扎破头皮吗？”母亲头也不抬，边忙着手里的活儿边笑着说：“我这是头上有油，磨针呢！”一个袖子缝完了，母亲需要穿线，我高兴得从炕上蹦起来，大叫着说：“我眼睛亮，我来！”抢过母亲手里的针和线，飞快地穿好线递给母亲，

母亲微笑着赞赏：“我娃眼睛就是亮！”不过没多长时间，我就撑不住了，躺在热炕上呼呼大睡起来。窗外，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，院子里、房顶上，就连狗窝、鸡窝顶上，也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雪。屋里，母亲仍旧在做着活。天色慢慢暗了下来，母亲拽开灯笼，就着灯光继续干活儿。傍晚，疯跑了半天的哥哥跑了回来，带进来一身的寒气，他的吵闹声也惊醒了我，我俩围在母亲身边，惊喜地看着母亲将棉衣收进。

第二天，下了一晚上的大雪，将整个世界都染白了。早上六点

多，母亲唤我和哥哥起床上学。她从被窝里拿出捂得热乎乎的新棉衣裤，让我们穿上。母亲仔细地帮我们棉衣拽平整，送我们出了门。新棉衣好暖和啊，走在冷飕飕的寒冬清晨，我们丝毫感觉不到寒意，踩着嘎吱嘎吱作响的积雪向学校走去。

那些年，母亲每年冬天都会给我和哥哥做一身棉衣。记忆中，母亲身上的棉衣好像一直都是那件。暖暖的棉衣陪伴了我和哥哥的童年，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浓浓的爱意。



西秦诗苑

责任编辑：袁炳权 美编：朱振涛 校对：刘林忠  
本版投稿邮箱：bjrbwxksg@163.com